

羣書日治要

五

漢書門類	
五	三三號
一	三三號
四	架

內閣文庫	
五	三三號
四	架
元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733
冊數	47(4)
函號	297 2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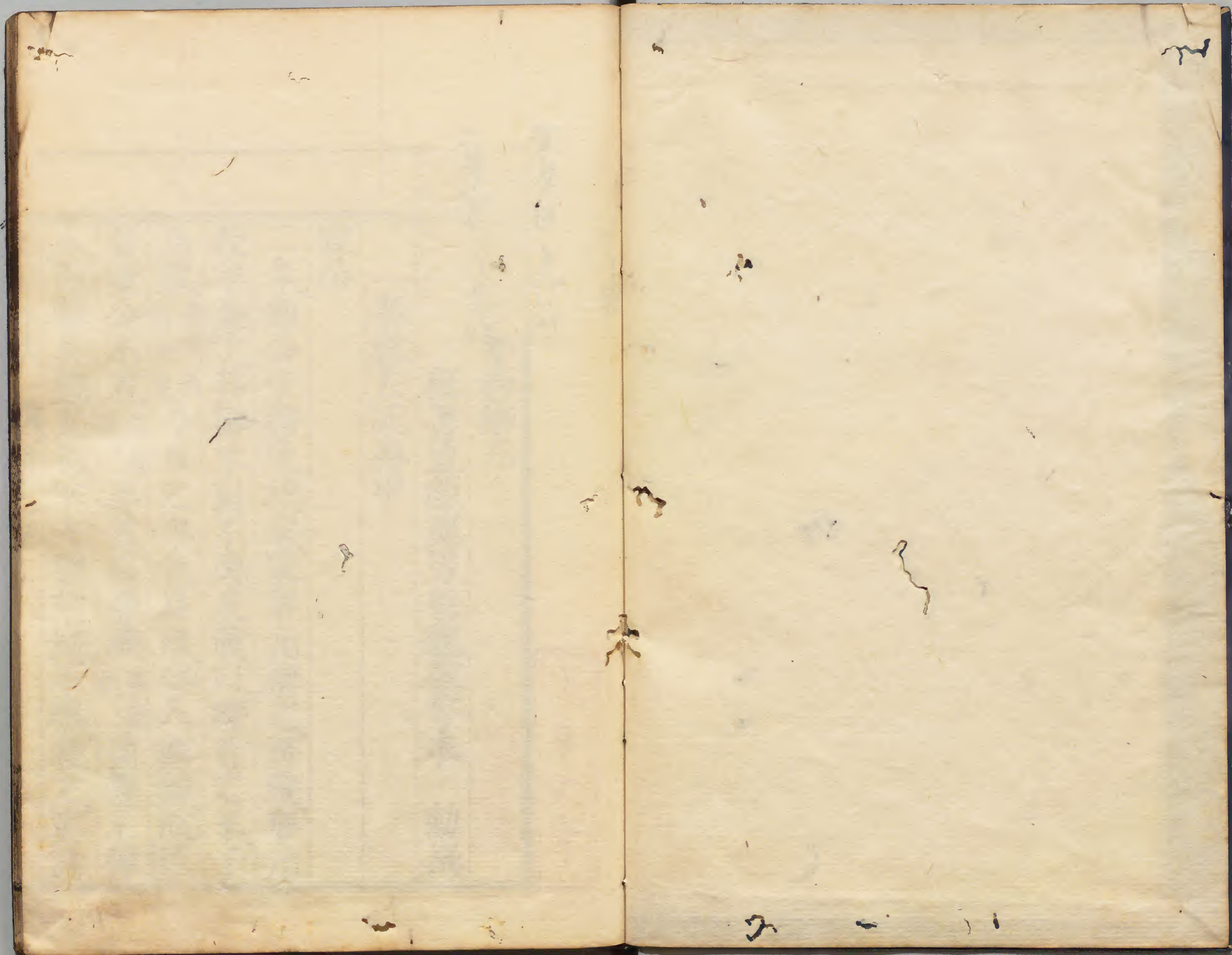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羣書治要卷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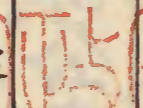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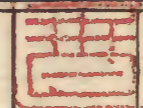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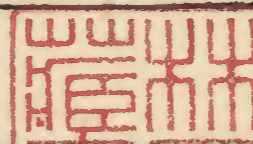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中

宣公

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宋華元禦之將戰華元
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厚斂以雕牆雕畫也從臺上彈
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管趙盾士季患之將諫

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

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

前也公知欲諫故佯不視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

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

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力士晨往寢門闢矣

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麇退歎而言

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晉

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

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遂扶以下公喉

夫爇焉明搏而殺之爇猛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

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也鬪且出趙穿攻靈公於

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境之山也盾出奔

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

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

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

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屈也

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

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焉示欲逼周取天下也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

方有德也禹之世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

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使民知神姦圖鬼

使民逆備之神百物之形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罔兩魑山魅水神也

莫能逢之逢遇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

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

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不可遷其姦回昏

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四年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文

也使于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

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

十一年楚子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也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矣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因

縣陳滅陳以爲楚縣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

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

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汝獨不

慶寡人何故對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

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

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

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爲愈於不還也乃復封陳

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

還桓子林父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也會聞用師觀豐而

動豐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

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

經矣經常也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

卒車日乘事不姦矣姦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

戒勅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

選於舊言親疎並用也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也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

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

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成師

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於管管城鄭皇戌使如晉師曰楚師驟

勝而驕其師老矣子擊之楚師必敗欒武子曰

欒武子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

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

之軍實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箴

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也先大

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不德而徼

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也徼要也鄭

不可從楚人遂疾進師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

之指可掬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

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文字也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

矢戢藏也櫜韜也詩美武王能滅暴亂而息兵也夫武禁暴戢兵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也故使子孫無

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也今我使二國曝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

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

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

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

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鯨鯢、大魚名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而

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晉師歸、

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

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也、公

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况國相

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

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

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

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

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也、

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絨也、言

十五年、楚子伐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

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

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也川澤納汙受汙濁也

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所居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

或居藏瑕穢國君含垢天之道也晉侯耻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

損大德君其待之待楚衰也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

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鄭人囚而獻楚楚子厚

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乃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

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

信汝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為義臣能承命為信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

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

有死無賈賈廢隊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成君命死之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也

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

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

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僥才雖多何補焉不

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之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

其僥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政若之何

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無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天反時爲災寒暑地反物爲妖群物失性民反德爲

亂亂則妖災生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夏晉荀林

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家

也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

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也羊舌職

悅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

物也夫庸用也祇敬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也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十六年晉侯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於是晉

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也。稱舉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是無善人之謂也。

成公

二年，衛侯使孫良夫侵齊，與齊師遇，師敗。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奚也。辭請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也。皆諸侯之

也。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器，車服也。名，爵號也。君之所司也。政之大節

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

以壅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也。重器備。重，猶多也。君子謂華元樂舉

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則益

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

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

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

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

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

莊子、荀首、范文子、士燮、韓獻子、韓厥、諫曰、不可、吾來救

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此、蔡地、是遷戮也、戮而

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難當、故不克也、雖克

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

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也、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

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

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眾、盍、何不、子

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也、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范知

韓也、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

故也、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夫善眾之主也、三卿

為主、可謂眾矣、三卿皆晉、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

得從眾、之義也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

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也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

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

田弊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弊邑用師鞏之

戰也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

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於晉也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

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爽差也極中也婦人怨丈夫不一其行也喻魯

事晉猶女之事夫不敢過差而七年之中一與

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况霸

主乎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

侯乎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室趙武莊姬之子莊姬

晉成公女也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

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

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祿夫豈無僻

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僻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

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

侯之法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六年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也過申子反

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也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

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

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上下和

睦周旋不逆勳順理也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

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莫不盡力以從上命此

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不施惠也而外絕其

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

不順時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

罪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也

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

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

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也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耻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也敵楚而已唯

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九驕

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襄公

三年，祁奚請老。

老致仕

晉侯問嗣焉。

嗣續其職者

稱解

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

解狐卒也

又問焉，對曰：午也。

可。

午祁奚子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子伯華

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

舌赤佐之。

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

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

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也。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

行陳次也

魏絳戮其僕

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

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之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御僕

將伏劍，士

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可

馬。

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

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

犯爲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乎？君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

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

從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

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

以為請請使無死友役使佐新軍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也因魏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

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

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携貳勞

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弃陳也諸華必

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昔周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太史也

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也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獵者曰茫茫

禹迹畫為九洲茫茫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洲之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所歸

故德不亂也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

思其麇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用不恢于夏家

羿以好武，雖有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而不能恢大之也。

也，告僕夫，不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

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也。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

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

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

懷，三也；以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

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言晉侯能用善謀也。

九年，秦景公使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

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也。晉君類能

而使之。隨所也。舉不失選。得所也。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

卿讓於善。讓，勝已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也。其士競

於教。奉上命也。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商工皂隸，

不知遷業。四民不雜也。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

力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

冬，諸侯伐鄭。鄭從楚也。鄭人行成。與晉成也。

冬諸侯以下恐有脫誤

十一年諸侯復伐鄭鄭人賂晉侯以師觸師觸

觸、觸、皆樂師名、歌鍾二肆肆列也、懸鍾十六為一肆、女樂二八十六人也、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以正諸華在四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

無所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也、辭曰夫和戎

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

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

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

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遇接納、不能濟河度河南服鄭、

夫賞國之典也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使士匄

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

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

舉不以已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士匄佐之

位如故、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

命不聽更命黶也、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

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武自新軍超四等、韓起佐之位如

也故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欒亦如故絳自晉國新軍佐超一等

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

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

休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

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

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也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

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弊恒

必由之傳言晉之所以興也

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

日旰不召旰也而射鴻於囿二子怒公使子驕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衛羣

公子也公出奔齊師曠侍於晉侯師曠子野晉侯曰衛

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

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

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

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

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

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善則

賞之賞謂宣揚之也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

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

愆過察其得失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必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規正諫誨其君士傳言君

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得從而誹謗商旅于市旅陳

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百工獻藝獻其伎藝以喻政事也天之愛

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

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言師曠能因問盡言也

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不受獻玉

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

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請免死子

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

復其所賣玉得富

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闔丘來奔庶其邾大夫也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子為司寇將盜是務

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

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

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而與之邑使食漆闔丘也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

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給其賤役

從皂至牧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而後可以治人夫

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

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晉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欒盈之黨囚叔向樂

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不應樂王鮒晉大夫樂桓

子其人皆咎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室老聞

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何為也叔向曰祁大夫外

舉不弇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也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弇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

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

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

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弇社稷不亦惑

乎蘇廙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也管蔡為戮周公有

王言兄弟罪不相及也若之何其以虎也弇社稷乎子為

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也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已

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

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

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

疾痰也志相順從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志相違

疾石療美痰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之美

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二十五年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

夫棠公死武子取之武子莊公通焉驟如崔氏

崔杼殺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言已與衆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言安可君民者豈以陵人社稷是主臣

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

也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謂以公義死亡也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

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以公尸興三踊而出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

問為政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

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二十六年，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

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子也。伍舉，椒舉也。伍舉奔晉，聲子

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曰：晉大夫

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

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也。雖楚有材，

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也。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也。

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亡也。詩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也。恤民不倦，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為之加膳，

加膳則飫賜。飫，厭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謂加膳也。此以知其勸

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也。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

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

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

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以為謀主繞角之役

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

兄譖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

晉晉人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楚師宵潰晉降彭

城而歸諸宋在元楚失東夷則雍子之為也楚東

小國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子靈

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通吳于晉教吳叛楚楚疲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

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以為謀主鄢陵

之役在成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

為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

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椒舉娶

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汝

實遣之懼而奔鄭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以舉才能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

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

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為會於宋將

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也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

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告

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

其逞乎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也趙孟患楚衷甲

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
可也若合諸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非子之患
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之與也安
能害我子何懼焉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

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

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

後能安靜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

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

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

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左師之書左師辭邑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也好善而不能擇人吾子為魯

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焉昭四年豎牛作亂

三十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而取其室申

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

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

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

刈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昭為

十三年弒靈王傳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

鼻各有分部也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

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也大人之忠儉者謂

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

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也取我

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並畔為疇及三年

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三十一年鄭人遊于鄉校校學之名也以論執政論

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子產

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

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也

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也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也遽畏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

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而藥之以為己藥石然明

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小人實不才

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

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

否尹何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

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

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

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

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製裁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

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

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

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

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

官大邑所以庇身也吾遠而慢之慢易微子之言

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不同也如其面

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

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

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雖獲其

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

難令尹其將不免乎公曰何以知之對曰詩云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

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

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

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

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

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棣棣富而開也選猶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

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

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可謂愛之

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

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

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

